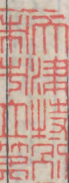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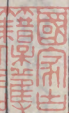




07132

藝舟雙楫卷三



涇縣包世臣慎伯甫著

受業吳璜編次

論書

述書上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尚不能平直以書拙聞於鄉里族曾祖槐植三獨違世尚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冊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圖提肘撥燈七字之勢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乃削管循几習藝舟雙楫卷三論書

一 翠琅 研 楯

之雖誦讀時不間寢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雖鈍廼學懷素草書千文欲以變其舊習三年無所得遂棄去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為主肥易掩醜也余用其言習兩月書逼似同甫明年春從商邱陳懋本季馴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為南唐搨畫贊洛神大觀搨神龍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於古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每

字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合於本乃已百日拓蘭亭字畢乃見古人抽豪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褊急便側少土君子之風余旣心儀道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嘆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續縱遊江浙徧觀收藏家舊跡壬戌秋晤陽湖錢伯坰魯斯魯斯書名藉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兔豪故書有中線今用羊豪其精者乃成雙鉤吾耽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余答言書不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二

兩字限耳

能佳然下筆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畫旁皆聚墨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受法於懷甯鄧石如完白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竒趣乃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南宋庫裝廟堂碑及棗版閣帖冥心探索見永興書源于大令又深明大令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三河

之謗唐文餓絲之譏既屬夢譚而米老右軍中含大
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銳精仿習一年之後畫有中
線矣每以熟紙作書則其墨皆由兩邊漸燥至中一
線細如絲髮墨光晶瑩異常紙背狀如鍼畫自謂於
書道頗盡其秘乙亥夏與陽湖黃乙生小仲同客揚
州小仲攻書較余更力年亦較深小仲謂余書解側
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盡
側爲憾相處三月朝夕辨證不相下因詰其筆法小
仲曰書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畫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三 翠琅 研館
之工拙不計也余學漢分而悟其法以觀晉唐真行
無不合者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鉤大指加食指中
指之間使食指如鸞頭昂曲者中指內鉤小指貼名
指外拒如鸞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鸞玩其兩掌
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指
勢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疏吾子其秘之子
書得晉人面目耳隨人言下轉不數十年化爲糞壤
今人攻書至力者無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書
皆始艮終乾南宋以後書皆始巽終坤余初聞不知

爲何語服念彌旬差有所省因遷習其法二年漸熟
丙子秋晤武進朱昂之青立其言曰作書須筆筆斷
而後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王良士
仲瞿言其內子金禮羸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迺後
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又晤吳江吳育山子其
言曰吾子書專用筆尖直下以墨裹鋒不假力于副
豪自以爲藏鋒內轉祇形薄怯凡下筆須使筆豪平
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真祕密語也
余旣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三君子爲非分習而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互試之乃見其說足以補小仲之所未及於是執筆
宗小仲而輔以仲瞿運鋒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結字
宗完白以合於小仲屏去模仿專求古人逆入平出
之勢要以十稔或有心手相得之境然余非聞植三
之言則不學非聞同甫之言則中廢非得小仲之傳
則佞俚畢世矣余他業屢遷唯好書廿餘年不改一
藝之能其難如此况進於書者乎

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滯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
往返無虛日旣乃集前後所言掇其要爲此篇又

爲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
訣石本有云首務執筆中控前衝拇左食右名禁
後從細心體味蓋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卽同此
法古人文簡不易推測耳戊寅客吳門乃爲下篇
以悉書之始卒以示宜興吳德旋仲倫仲倫亦歎
絕而申之曰道固歸於墨不溢出於筆而學之則
自墨溢出于筆始己卯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
朝碑版甚夥因又爲厯下筆談翰風故攻書改用
此法以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尙
緩而翰風尙峻微立異同述書筆譚稿出錄副者
多江都梅植之蘊生儀徵吳廷颺熙載甘泉楊亮
季子高涼黃洵修存餘姚毛長齡仰蘇旌德姚配
中仲虞松桃楊承注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時與余
相亂然道光辛巳余過常州晤小仲出稿相質小
仲曰用筆者天書中盡之始艮終乾正所謂流美
者地書中闡發善矣然非吾意請其術卒不肯言

述書中

余旣述諸君子之言爲書因以己意通之而知其悉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五

五

合於古也右軍以管爲將軍明書道之機樞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于食指中節之端以上節斜鉤之大指以指尖對中指中節拒之則管當食指節灣安如置牀大指之骨外突柳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橫逼挺管以向左則管定然後中指以尖鉤其陽名指以爪肉之際距其陰小指以上節之骨貼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力則形如握卵而筆鋒始得隨指環轉如士卒之從旌麾矣此古人所謂雙鉤者也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善言此意已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于是名指之筋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臂灣以及胷脅凡人引弓舉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爲著懸腕也唐賢狀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證不相犯蓋善乘者腳尖踏鐙必內鉤足大指著鐙腿筋皆反紐是以並乘而鐙不相犯此真工爲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掌者謂五指皆貼管爲實其小指實貼名指空中用力令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六

雙筆二項并備

到指端非緊握之說也握之太緊力止在管而不注
豪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永叔所謂使指運
而腕不知殆解此已筆旣左偃而中指力鉤則小指
易于入掌故以虛掌爲難明小指助名指揭筆尤宜
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則其書未
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梳之拒點而小指如梳點之助
梳故必小指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山子之法以
筆豪平鋪紙上與小仲始良終乾之說同然非用仲
瞿之法則不能致此也蓋筆向左迤後稍偃是筆尖
着紙卽逆而豪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石工鐫字畫
右行者其罇必向左驗而類之則紙猶石也筆猶鑽
也指猶鏝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盡側勒策三勢之
妙而弩趯掠啄磔五勢入鋒之始皆宜用之鋒旣着
紙卽宜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轉
向下畫左行者管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惟
小正書畫形旣促未及換筆而畫已成非至精熟難
期合法故自柳少師以後遂無復能工此藝者也始
良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方也後人作

書皆仰筆尖鋒鋒尖處巽也筆仰則鋒在畫之陽其陰不過副豪濡墨以成畫形故至坤則鋒止佳者僅能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豪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有言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者謂此也蓋人之挽本側倚于几任其勢則筆端仰左而成尖鋒鋒旣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到是過庭所譏任筆爲體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求墨之不溢出于筆也青立之所謂筆必斷而後起者卽無轉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八

釋張氏論

不折之說也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爲之則轉卸皆成扁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小仲所以憾未能盡側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非尙真側也漢人分法無不平滿中卽見刷牆墜痕而作飛白以聖帚鋒平刷痕滿足因悟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牆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必正下以傳筆法後世書學旣湮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晉唐真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見始艮終乾之妙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彙帖已余見

六朝碑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直平過之處行處也古人必逐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行處皆留也轉折挑剔之處留處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灑筆使墨旁出是留處皆行也完白計白當黑之論卽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嘗言近世書鮮不闕牆操戈者又言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軍且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蹟其結構天成下此則張猛龍足繼大合龍藏寺足繼右軍皆于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余爲申之以刁遵志足繼太傅河南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九

翠琅軒館

聖教序記其書右行從左玩至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噫知此斯可與言書矣
述書下

書藝始於指法終於行間前二篇已詳論之然聚字成篇積畫成字故畫有八法唐韓方明謂八法起於繇字之始傳于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機括也繇字卽今真書八法者點爲側平橫爲勒直爲弩鉤爲趯仰橫爲策長撇爲掠短撇爲啄捺爲磔也以永字八畫而備八勢故用爲式唐以後

多申明八法之書然詳言者或不得其要領約言之
又不欲盡泄其秘余故顯言之夫作點勢在篆皆圓
筆在分皆平筆既變爲絲圓平之筆體勢不相入故
示其法曰側也平橫爲勒者言作平橫必勒其筆逆
鋒落紙卷豪右行緩去急迴蓋勒字之義強抑力制
愈收愈緊又分書橫畫多不收鋒云勒者示澀畫之
必收也後人爲橫畫順筆平過失其法矣直爲努者
謂作直畫必筆管逆向上筆尖亦逆向上平鋒着紙
盡力下行有引努兩端向背之勢故名努也鉤爲趯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者如人之趯脚其力初不在脚猝然引起而全力遂
注脚尖故鉤末斷不可作飄勢挫鋒有失趯之義也
仰畫爲策者如以策策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
着馬卽起也後人作仰橫多尖鋒上拂是策末未着
馬也又有順壓不復仰卷者是策既着馬而未不起
其策不警也長撇爲掠者謂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
筆如掠後人撇端多尖穎斜拂是當展而反斂非掠
之義故其字飄浮無力也短撇爲啄者如鳥之啄物
銳而且速亦言其畫行以漸而削如鳥啄也捺爲磔

者勒筆右行鋪平筆鋒盡力開散而急發也後人或
尙蘭葉之勢波盡處猶嫋嫋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
宮九宮者每字爲方格外界極肥格內用細畫界一
井字以均布其點畫也凡字無論疏密斜正必有精
神挽結之處是爲字之中宮然中宮有在實畫有在
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於格內之中宮
然後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於旁之八宮則隨其
長短虛實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
字又爲大九宮其中一字卽爲中宮必須統攝上下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七

聖學珠牙

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勢逐字移看
大小兩中宮皆得圓滿則俯仰映帶竒趣橫出已九
宮之說始見於宋蓋以尺寸算字專爲移縮古帖而
說不知求條理於本字故自宋以來書家未有能合
九宮者也兩晉直書碑版不傳於世余以所見北魏
南梁之碑數十百種悉心參悟而得大小兩九宮之
法上推之周秦漢魏兩晉篆分碑版存於世者則莫
不合於此其爲鍾王專力可知也世所行質捷黃庭
畫贊洛神等帖皆無橫格然每字布勢竒縱周緻實

合通篇而爲大九宮如三代鐘鼎文字其行書如蘭亭玉潤白騎追尋遠吳興外出等帖魚龍百變而按以矩矱不差絜黍降及唐賢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書碑版皆有橫格就中九宮之學徐會稽李北海張郎中三家爲尤密傳書俱在潛精按驗信其不謬也然而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沈筆飄則墨浮凡墨色奕然出於紙上瑩然作紫碧色者皆不足與言書必黝然以墨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彷彿有毛畫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三

雨卒振軒繪

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漾于波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有筆筆墨相稱筆鋒着紙水卽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紙內不必真跡卽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嘗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於用筆者也丞相云下筆如鷹鷂搏擊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迺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衛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爲筆勢洞達右軍爲字勢雄強又取象於龍威虎

震快馬入陣合觀諸論則古人蓋未有不尙峻勁者矣永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各奮才智大暢宗旨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陽少師兩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間茂密楊之大仙帖畫外峭險並符前哲自茲以降宋之東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善書解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香光云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探厥詞旨可謂心通八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宮豈必遠後古人乎是故善學者道蘇須知其瀾漫由董須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三

三

知其凋疎汰瀾漫則雄逸顯避凋疎則簡澹真余年廿六而後學四十而後知少小惡札脫於心而膠於手精力既衰又迫物務豈望有成庶幾述其心得以授弟子童而習之或有能繼志以成名者云爾

歷下筆譚

秦程邈作繇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爲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真者皆繇書也及中郎變繇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肖然也魏晉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八

繇始成今直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真書爲繇
自唐人誤以八爲數字及宋遂并混分繇之名繇謂
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爲整齊繇
就小篆減爲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真又約
分勢而歸於適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繇真雖爲
一體而論結字則繇爲分源論用筆則分爲真本也
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沉痛不減而
體稍疏筭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逼而
氣加凝整大率晉人分法原本鍾梁尤近繇勢自北
藝舟雙楫卷三論書
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及會稽晚出始尙太公望
極於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繇勢因之晉人繇書
世無傳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卽立極梁傳其
勢鍾傳其韻後遂判爲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合二
家以追中卽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北朝隸書雖率導源分篆然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
凡以中卽旣往鍾梁並起各矜巧妙門戶益開踵事
增華窮情盡致而般若碑渾穆簡靜自在滿足與鄒
閣頌析理橋同法用意逼近章草當是西晉人事精

蔡體之書無一筆闕入山陰故知爲右軍以前法物
儼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會稽各學之而得
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奇但見點畫樸實八
面深穩更無欠缺處耳求之彙帖征西出師頌大合
保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爲大合書沈雄宕
逸誠亦希有然以儼般若碑則如羅漢具六大神通
及見八定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其雲

所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十五

吳平環耳館

此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
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
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題名
雲峰山五言驗之爲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
祕穎研圖注篆不虛耳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
蕭散駿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剝泐已甚石闕不過十
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
崖石坳讓字均行並非剝損真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密字

欠工夫書評謂太傅茂密右軍雄強雄則生氣勃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

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峯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張公清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象爲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旋敬顯雋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承師于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證驗隋龍藏寺庶幾紹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一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六 再評張好龍

齊雋脩羅碑措畫結體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法仍歸蘊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尙扁此易爲長漸趨姿媚已爲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正方整齊而具變態其行畫特多偏曲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谷以箭鋒所直人馬應弦爲有韻驗以此書信爲知言諫議學之而不盡遂成平滯一路濫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爲勢武定王佛記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

方寸鄭文公中明壇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峰山詩瘞
鶴銘侍中石闕字方四五寸雲峰岨峽兩山刻經字
皆方尺泰山刻經字方尺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
相等則法出一轍至書碑題額本出一手大小既殊
則筆法頓異後人目爲彙帖所謎於是有黃庭樂毅
展爲方丈之謬說此自唐以來榜署字遂無可觀者
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
萬豪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分彘相通之故
藝舟雙楫卷三論書
原不闕乎迹象長史之觀于擔夫爭道東坡之喻以
上水撐船皆悟到此間也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
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
尚有迹象可尋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
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
中截空怯者試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
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近
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圓滿適麗其次劉文清中截

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在也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真際知識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截有豐實處在也

此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織毫而出入收放俯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濺墨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後人着意留筆則駐鋒折穎之處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六

韻翠環并錦

墨多外溢未及備法而畫已成故舉止匆遽界恆苦促畫恆苦短難以平原雄傑未免斯病至於作勢裹鋒斂墨入內以求條鬯手足則一畫既不完善數畫更不變化意恆傷淺勢恆傷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謂征西出師頌筆短意長同此妙悟然渠必見真迹故有是契若求之彙帖卽北宋槩本不能傳此神解境無所觸識且不及况云實證耶

此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十三跋是偽物子昂雖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五百年來佳子弟多爲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爲有俊氣也豈必齟笑慵粧作失行婦人狀哉永叔曰書至梁陳之際而工極余嘗歎爲知言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甄又亡幸有始與王碑剝蝕之餘尙可以證前說之謬妄思白但於彙帖求六朝故自言廿

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真解蓋彙帖皆宋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五

墨戲軒

人所摹固不如宋人自書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澐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亦爲有見地者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錢醉僧楊少師三家長史書源虞陸故醉僧以爲洛下遇顏尙書自言受筆於長史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真迹惟千文殘本二百餘字伏如虎臥起如龍跳頓如山峙挫如泉流上接永興下開魯郡是爲草籀醉僧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偽物惟聖母律公導源篆籀渾雄鷲健是爲草篆少師莖花起居法皆出

仿寫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崛強有猿騰螭屈之勢周隋分書之一變是爲草分其餘如屏風書譜絕交諸帖雖俱託體山陰止成彙行而已

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爰爲續評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皈依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摯而有別薛少保如雛鵠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矜百嘯之聲率更如虎餓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三 國朝 吳興 吳興 吳興

傲羸強韞布武緊密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鑾輿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琴燕姬矜寵善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嘈雜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

後附四則

縱陽門三大字在安徽省城南門字徑三尺許雍容揖讓是山陰家法唯門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徑指爲

右軍書耳趙州城內永興所書攀龍鱗附鳳翼六大
字尺寸與樅陽門相當比之則脚忙手亂局促窘迫
不自賴矣庾亮持江西節右軍爲其從事或庾自書
或使王書時右軍年少書勢或稍加作用未可知也
然斷非永師以下所能至矣

天監井欄在茅山可辨者尚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
鶴銘其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鶴銘爲隱居
書而逋翁清臣之說廢已

杭州龔定庵藏宋拓八關齋七十二字一見疑爲鶴

藝舟雙楫

卷三

論書

銘始知古人鶴銘似顏書之說有故

薊州城內有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大字字徑七八尺
整服有永興風唯筆勢稍拋鬆耳然校逍遙樓顏書
相去不可數計

三

百卒與研翰

藝舟雙楫卷四

涇縣包世臣慎伯甫著 受業吳璜編次

論書

與金壇段鶴臺

玉十五

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戊寅

昔吾語文筆於中必有我蜜成花不見持以論書可
錯綜理相安避就形時楮常能伏紙驕始得見筆娜
轉換心如旋駭發勢每頗攝水墨無溢開鋒毫不裹
銛毫辨微芒水墨分纖塵嗜此二十年長者力先荷
聞聲震合弦譬巧知扣符只今兩少師傳書若不夥

藝舟雙楫

卷四

論書

一 翠琅耳館

變法心何雄涉險氣振情俗學貪速成錦鞵被駑跛
步顏擁肥姬趨歐牽病駮若謂吾言非試與訊江左
花之精浮而爲蜜其滓沈而爲蠟蠟中亦無花迹乃
爲蜜成未成之先則採與釀大有事在錯綜十句言
釀之事只今八句言採之事凡作書無論何體必須
筋骨血肉備具筋者鋒之所爲骨者毫之所爲血者
水之所爲肉者墨之所爲鋒爲筆之精水爲墨之髓
鋒能將副毫則水受攝副毫不裹鋒則墨受運而其
要歸於運指大指能揭管則聲自開名指能拒管則
副毫自平鋒開毫平而墨自不溢出筆外水行墨中
書勢無不適潤矣王侍中傳右軍之訣云萬毫齊力
子嘗申之曰五指齊力蓋指力有偏重則毫力必不
能齊也柳誠懸揚景度兩少師皆神明于指法故一
變江左書勢而江左書意反賴以傳但知之者罕矣

附旌德姚配中仲虞和作

書學藏祕多啟籀特有我我氣果浩然大小靡不

可使轉貫初終形體隨偏橢如松對月閑如柳迎

風娜書之大局以氣為主使轉所以行氣氣得則形體隨之無不如志古人之藏祕開矣請

言使轉方按提平且頗注墨枯還榮展豪糾異裏

字有骨肉筋血以氣充之精神乃出不按則血不融不提則筋不勁不平則肉不勻不頗則骨不駿

圓則按提出以平頗是為絞轉方則平頗出以提提是為翻轉知絞則墨自不枯而豪自不裏矣

此使轉之真詮尤有空盤紆與草爭眇庶草原一

脉承真亦千鈞荷真草同原而異派真用盤紆于虛其行也速無迹可尋草用盤

紆于實其行也緩有象可觀唯鋒俱一脉相承無問藏露力必通身俱到不論逸遲盤紆之用神草

藝舟雙楫 卷四 論書 二 夏琅玕館

真之機真自變歐褚拙挈同發奇門戶較易尋授

受轉難夥字有方圓本自分篆方者用翻圓者用絞方不能翻則滯而成疢圓不知絞則

痺而為瘵河南用絞多行以抽筆渤海用翻多行以挈筆抽用按提挈用平頗兩家之所以分也歐

褚合則宛愧余玩索頗徒戒臨摹情行之雖有時然舊觀矣

至焉每若跋先路道懇勤遭途騁馱駭盲哉雙楫

篇後塵附諸左

雜詩示十九弟季懷

余於書最拙執筆能懸腕飽後親硬黃聊使塵心緩

舊拓楮墨香啟匣龍蛇斷於中吾尤愛神龍蘭亭本

畫贊亦超然俗刻皆奴算日仿此二刻槍鋒出趨管
久久覺芒角有如純鉤剗迺視近人書大半沒平輒
求王雖不伯或足固閉鍵又復勤摹追直縱曲有轉
覆臺抽筆心鋒常畫內展抑悟布九宮非必盡捺滿
有神任形空毋作秋蛇縮苦無暇歲月進與臨池選
舉事求過人斯病吾不免請爲歌毛詩甫田齊無田
右詩原刻列管情三義卷五因篇中論摹蘭亭書
贊二刻曲盡神實形空之妙允爲臨帖之法程撥
刊於此一隙之見識者幸亮其妄璜謹記

藝舟雙楫

卷四

論書

三

日平根耳館

贈山陽吳生璜

山陰傳家法貴自然道麗是由懸管掉鋒開墨不逸
筆常行畫中一語發真諦書勢雖萬變要歸同此祕
柘塘有吳生嗜好與俗戾問年初弱冠入法如夙肆
苦學平原贊不受墨豬累义手並脚中抽掣見蹈厲
秋鷹入骨筋實具陵霄勢僕爲進一解顏褚本一致
斂爲雁塔序不覺肥瘦異溯源到史籀邨閣知從出
湯水變冬夏大矣隨時義悟澈是書禪山陰證初地

論書十二絕句

有序

書道以用筆爲主然明於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紀漢世以來迄於近今宗派脈絡次爲韻語其所共見而名實復副者概從畧焉巳卯季秋書於厯下西司公廨

程繇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縱橫更依分勢成今繇不辨真源漫證盟

說詳筆譚自直繇名別而古人筆法始失

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強正雁行底事千文傳祖法頓教分繇意參商

藝舟雙楫

卷四

論書

四

程繇評

鍾之乙瑛梁之孔羨北朝繇石恪守兩宗至繇不本分草不本篆實濫觴於真草千文其自題曰真書蓋亦有意變古也

呂望翩仙接乙瑛峻嚴孔羨毓任城歐徐倒置滋流弊且體還應溯巨卿

西晉分書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雖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頓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會稽法呂望惟於波發注意其牽引環轉處多行以今繇之法中郎洞達之風息已

朱楊張賈是梁宗渤海榮陽勢紹鍾更有貞珉鏤般
若便齊李蔡起三峰

樊陽鄭羲渤海刁遵朱義章楊大眼張猛龍賈思
伯皆北魏碑般若碑字方二寸三百言尙完好無
時代年月書勢敦厚渾雄予臆定爲西晉人書實
古今第一真書石本也

從來大字苦拘攣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謝雲封經石
峪不敎山谷盡書禪

泰山經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與焦山鶴銘

藝舟雙楫

卷四

論書

五

聖子琅玕館

相近而淵穆時或過之

梁武平書致有神一言常使見全身雪峰山下摩殘
榻嘯樹低腰認未真

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峰山五言
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郗超謝萬
常疑其父墓下碑經石峪大字才惠公志出其手
也

中正沖和龍藏碑擅揚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梨
棗誰見匡廬霧霽時

隋龍藏寺出魏李仲旋敬顯雋兩碑而加純淨左
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之書評謂右軍字勢雄
強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卽
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伯英遺篆爲狂草長史偏從隸勢來八法幸窺龍虎
氣東明春草總成灰

伯英變章爲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窮竒盡勢
然唯千文二百餘字是真跡他帖皆趙宋以後俗
手所爲余玩千文而悟伯高爲草隸藏真爲草篆
景度爲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然征西
風流遂爾邈絕此大令所爲嘆章草宏逸也

三唐試判俗書胚習氣原從褚氏開充頌只今留片
石獨無塵染筆端來

先任城公充公頌駿和兼至唐石本之恪守古法
者

巨川官告是書雄健舉沉追勢並工悟入指尖有鑪
冶轉毫猶憾墨痕豐

謂會稽本唐帖真書之善自變者行書則蘭亭題

句同此妙悟

洛陽草勢逼分勢以側爲雄曲作渾董力蘇資縱奇
絕問津須是到河源

東坡香光俱得力於景度然東坡謂其雄傑有顏
柳之遺香光謂其以險絕爲奇破方爲圓削繁成
簡是猶未見彼結胎入悟處也

無端天遣懷甯老上蔡中卽合繼聲一任劉姚誇絕
詣偏師爭與撼長城

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

藝舟雙楫

卷四

論書

七

國朝書品

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
識超然塵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
令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
半寸以內真書潔淨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懷甯布
衣鄧石如完白篆隸分真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
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間氣所鍾百年來書
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
美也

國朝書品

平和簡淨道麗天成曰神品

醞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雅有門庭曰佳品

右爲品五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等能者一

等仰接先民俯援來學積力既深或臻神妙逸取

天趣味從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於妙道佳

品諸君雖心悟無聞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

藝舟雙楫

卷四

論書

八

藝舟雙楫

泯沒至於狂怪軟媚并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

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昧其人皆以既往爲斷

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約以世序爲其後先道

光四年正月望日涇包世臣慎伯甫編次

神品一人

鄧石如篆及篆書

妙品上一人

鄧石如分及真書

妙品下一人

劉墉小真書

姚鼐行草書

能品上七人

釋邱山真及行書

宋珏分及榜書

傅山草書

姜宸英行書

鄧如石草書

劉墉榜書

黃乙生行榜書

能品下二十三人

王鏊草書

周亮工草書

笄重光行書

吳大來草書

藝舟雙楫卷四論書

趙潤草榜書

張照行書

劉紹庭草榜書

吳襄行書

崔賜履草書

王澐行書

周於禮行書

梁巖真及行書

翁方綱行書

于合蒞行書

巴慰祖行書

顧光旭行書

張惠言篆書

王文治方寸真書

劉墉行書

汪庭桂分書

錢伯垌行及榜書

陳希祖行書

黃乙生小真行書

逸品上十五人

顧炎武正書

蕭雲從行書

釋雪浪行書

鄭蘆分及行書

高其佩行書

陳洪綬行書

程邃行書

紀映鐘行書

金農分書

張鵬翀行書

袁枚行書

朱筠稿書

朱珪真書

鄧石如行書

藝舟雙楫卷四 論書

宋鐸行書

十 四

逸品下十六人

王時敏行及分書

朱彝尊分及行書

程京萼行書

釋道濟行書

趙青藜真及行書

錢載行書

程瑤田小真書

巴慰祖行書

汪中行書

畢涵行書

陳淮行書

姚鼐小真書

程世瀛行書

李天滢行書

伊秉綬行書

張桂巖行書

佳品上二十一人

沈荃真書

王鴻緒行書

先著行書

查士標行書

汪士鋐真書

何焯小真書

陳奕禧行書

陳鵬年行書

徐良行書

蔣衡真書

于振行書

趙知希草書

孔繼涑行書

嵇璜真書

藝舟雙楫

卷四

論書

錢澧行書

桂馥分書

翁方綱小真書

張燕昌小真書

康基田行書

錢坫篆書

谷際岐行書

洪梧小真書

佳品下十人

鄭來行書

林佶小真書

方觀承行書

董邦達行書

華嵩行書

秦大士行書

高方小真書

金榜真書

吳俊行書

陳崇本小真書

九品共九十七人重疊見者六人實九十一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鑛店櫃上立招牌兩塊有只此一家言無二價八字字徑七寸墨書白粉版版裂如蛇跗其書優入妙品詢之不得主名附記於此

道光廿四年重錄僧能品上一人張琦真行及分書能品下三人于書佃行書段玉立小真及草書吳德旋行書佳品上六人吳育篆及行書方履錢

藝舟雙楫

卷四 論書

三

釋吳氏論

分書梅植之行書朱昂之行書李兆洛行書徐準

宜真書

藝舟雙楫卷五

涇縣包世臣慎伯甫著

受業吳璜編次

論書

答熙載九問

問自來論真書以不失篆分遺意爲上前人實之以筆畫近似者而先生駁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寓於真書從何處見

篆書之員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駿發滿足以豪平鋪於紙上也真書能斂墨入豪使鋒不藝舟雙楫卷五論書一
側者篆意也能以鋒攝墨使豪不裹者分意也有漲墨而篆意湮有側筆而分意滴誠懸景度以後遂滔滔不可止矣

問先生常言草書自有法非字體之說也究竟何者爲草法

書譜云直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使轉爲形質點畫爲性情是真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真書之妙在使轉而不知草書之妙在點畫此草法所爲不傳也大令草常一筆環轉如火筋劃灰不見起止然

精心探玩其環轉處悉具起伏頓挫皆成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衒拙導之泉注頓之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無定則豪端之轉換又復鹵莽任筆爲體脚忙手亂形質尙不備具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寓使轉之中卽性情發形質之內望其體勢肆逸飄忽幾不復可辨識而節節換筆筆心皆行畫中與直書無異過庭所爲言張不真而點畫狼籍指出楷式抉破窅奧也至謂鍾不草而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二

石卒與研翰

使轉縱橫此語并傳盡真法蓋端莊平直真勢也古人一點一畫皆使鋒轉筆以成之非至起止掣曳之處乃用使轉縱橫者無處不達之謂也盤紆跳蕩草勢也古人一牽一連筆皆旋轉正心着紙無一黍米倒塌處狼籍者觸目悉是之謂也草法不傳實由真法之不傳真草同源只是運指換筆真則人人共習而習焉不察草則習之者少故謂草法不傳耳然草書部分亦是一大事晉書所謂殺字甚安是專言結構不力究此義所以日趨狂怪繚繞而不可止也草

故有法然豈有別法哉千年黑洞今始鑿出一線天
然工力互有深淺吳郡所爲嘆右軍博涉多優也抑
余有更爲吳郡進一解者書之形質如人之五官四
體書之情性如人之作止語默必如相人書所謂五
官成四體稱乃可謂之形質完善非是則爲缺陷必
如禮經所謂九容乃得性情之正非是則爲邪僻故
真書以平和爲上而駁宕次之草書以簡淨爲上而
雄肆次之是故有形質而無情性則不得爲人情性
乖戾又烏得爲人乎明乎此而自力不勸古人未嘗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三

隸字與許體

不可企及耳

問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氣滿
究竟其法是一是二

作者一法觀者兩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尙
有形勢可言氣滿則離形勢而專說精神故有左右
牝牡皆相得而氣尙不滿者氣滿則左右牝牡自無
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汎左右之水
皆攝於汎若氣滿則是來源極旺滿河走溜不分中
邊一目所及更無少欠闕處然非先從左右牝牡用

功力豈能倖致氣滿哉氣滿如大力人精通拳勢無心防備而四面有犯者無不應之裕如也

問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章法爲一大事嘗見襄陽西園記端若引繩此非必有迹象乃平日留心章法故耳

二說孰優

趙董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竒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四

夏子規耳論

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勻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繩爲深於章法此則史匠之能事耳故結體以右軍爲至竒祕閣所刻之黃庭南唐所刻之畫贊一望唯見其氣充滿而勢俊逸逐字逐畫衡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爲何字蓋其筆力驚絕能使點畫蕩樣空際迴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漸開後人勻稱門戶當是右軍誓墓後代筆人所爲或出羊侍中而後人以爲王體誤收右軍帖中且樂毅論各本皆是唐人自書非出

摹拓只爲體勢之平實由筆勢之近北碑以清頌碑
玉佛記爲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爲平近無論畫贊黃
庭也內景縱勢取姿可謂有韻然序畫雅無奇趣
鶴銘神理正同內景以爲右軍書者皆非能見匡廬
真相者也降至王侍中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實蓋二
王以前之書無論真行帖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自
削一字以參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
之而不嫌矣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
右軍所不及伯英諸帖大都是大合書聖於狂草空
藝舟雙楫卷五論書
五
前絕後只是行以篆法下筆如鷹鷂搏擊道而不褊
疎而不凋雖經挪行尙可想所向無空濶之意態也
問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經生祖述
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題署如細字
跌宕自在唯米襄陽近之斯語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備取勢之遠耳河南徧體
珠玉頗有行步媚盪之意未足爲小字如大字也大
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爲空濶所震懾耳
襄陽側媚跳盪專以救應藏身志在束結而時時有

收拾不及處正是方弱膽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曠蕩處直任萬馬奔騰而藩籬完固有率然之勢大字如小字唯鶴路之如意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

問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先生每舉此語以示學者而細玩古帖頰不盡然即觀先生作字又多直來直去二法是同是異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對骨出手起脚必極筋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勁出予所以藝舟雙楫卷五論書

六
再學環耳館

謂臨摹古帖筆畫地步必比帖肥長過半乃能盡其勢而傳其意者也至學拳已成真氣養足其骨節節可轉其筋條條皆直雖對強敵可以一指取之於分寸之間若無事者書家自運之道亦如是矣蓋其直來直去已備過折收縮之用觀者見其落筆如飛不復察筆先之故即書者亦不自覺也若逕以直來直去爲法不從事於支積節累則大謬矣

問勻淨無過吳興上下直如貫珠而勢不相承左右齊如飛雁而意不相顧何耶

吳興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頂接而成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逕庭者如老翁攜幼孫行長短參差而情意真摯痛癢相關吳興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廢者以其筆雖平順而來去出入處皆有曲折停蓄其後學吳興者雖極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勻淨是以一時雖為經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煙銷火滅也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七

吳興與研翰

問華亭言學少師大仙帖得其破方為圓削繁成簡之妙先生嘗是其言再三尋討不得其故

香光論書以此二語為最精從過庭泯規矩于方圓遁鉤繩之曲直悟入非果得于學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詣而知之至大仙帖即今傳新步虛詞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細心求之則真行相參耳以真行聯綴成冊而使人望為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蓋少師結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顏柳之舊勢皆以展蹙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真行而相其氣勢則狂草山谷

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
風子下筆便到鳥絲闌言其變盡蘭亭面日而獨得
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八字是以
一望宜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
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國家可以辭爵祿可以蹈白刃
之中庸而非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中庸也少師則
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在狷書至唐季非詭
異卽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隱非少師之險絕
斷無以挽其頽波真是由狷入狂復以狂用狷者狂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八

吳興成軒館

狷所爲可用其要歸固不悖於中行也

問先生嘗云道蘇須汰爛漫由董宜避凋疎爛
漫凋疎章法中事乎筆法中事乎汰之避之從
何處著手

爛漫凋疎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花到十分名爛漫
者菁華內竭而顏色外褪也草木秋深葉凋而枝疎
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氣外散也書之爛漫由於力弱
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筆任意出之故爛漫之弊至
幅後尤甚凋疎由於氣怯筆力盡於畫中結法止於

字內矜心持之故凋疎之態在幅首尤甚汰之避之
唯在練筆筆中實則積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氣皆
滿氣滿則二弊去矣寶晉齋辭中令書畫瘦行寬而
不凋疎者氣滿也戲鴻堂摘句蘭亭詩張好好詩結
法率易格致散亂而不爛漫者氣滿也氣滿由於中
實中實由於指勁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答三子問

修存問先生薄吳郡書而常舉其言爲學者法其
所謂察之尚精擬之貴似先察後擬者將毋必能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九

翠琅軒論

察而後能擬耶敢問古帖真僞優劣如何能精其
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
質當於目而有據故擬與察皆形質中事也古帖之
異於後人者在善用曲閣本所載張華王導庾亮王
廙諸書其行畫無有一黍米許而不曲者右軍已爲
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復見用
曲之妙矣嘗謂人之一身曾無分寸平直處大山之
麓多直出然步之則措足皆曲若積土爲峯巒雖略

具起伏之狀而其氣皆直爲川者必使之曲而循斲
終見其直若天成之長江大河一望數百里瞭之如
弦然揚帆中流曾不見有直波少溫自矜其書於山
谷得流峙之形者殆謂此也曾憶相人書有曰肩要
曲兮不要直曲直愚人不得知曲直之說至顯而以
爲愚人不知則其理正通於書故米趙之書雖使轉
處其筆皆直而山陰偽跡多出兩家非明於曲直之
故惡能一目辨皆哉秦漢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者皆
具此意彙帖得此秘密所見唯南唐祖刻數種其次
藝舟雙楫卷五 論書
則棗版閣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刻已多參以己
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陳氏幾於形質無存况言性
情耶然能辨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
間而窺見古人真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燥
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
然柔潤則肥瘦皆員硬燥則長短皆扁是故曲直在
性情而達於形質員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真
書以渤海爲最整河南爲最暇然其飛翔跳盪不殊
草勢筋搖骨轉牽掣玲瓏寔有不草而使轉縱橫之

妙凡以其用筆較江左爲直而視後來則猶甚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則近於精矣

蘊生問先生言察古帖之術微妙至不可遁自宋至明真跡流傳者真僞尤雜仍用是以察乎抑別有術乎

太傅嘔血以求中郎筆訣逸少仿鍾書勝於自運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萬古名家無不由積學醞釀而得雖在體勢旣成自闢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有見端趙宋以來知名十數無論東

藝丹雙梅

卷五

論書

七

翠琅軒館

坡之雄肆漫士之精熟思白之秀逸師法具有本末卽吳興用意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成碑爲枕中祕而晉唐諸家亦時出其腕下至於作僞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尚之一家畫依字撫力求貌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爲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體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者真跡也一望知爲何家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

震伯問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問擬其術從何始
於何終

始如選藥立方終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藥以主
症爲裘必儷毛色以飾觀斯其大都也學者有志學
書先宜擇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跡象者數十
字多至百言書之用油紙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
所摹油紙上張帖臨寫不避漲墨不辭用筆根勁紙
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
起止肥瘦之跡以後逐本遞套覓與帖不似處隨手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十一

翠華軒館

更換可以漸得古人迴互避就之故約以百過意體
皆熟乃離本展大加倍盡已力以取其回鋒抽掣盤
紆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小如
蠅頭放大如榜畧以驗之皆如在觀乃爲真熟故字
斷不可多也然後進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
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遍諸家以博其體勢閉
其變態乃由真人行先以前法習褚蘭亭肥本筆能
隨指環轉乃入閣帖唯爭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

門難爲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

隔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力既久習過
諸家之形質性情無不奔會腕下雖曰與古爲徒寔
則自懷杼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于文
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王
以及伯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
宗則擬之道得也善夫吳郡之言乎背羲獻而無失
違鍾張而尙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
一分則察亦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擬既精而察
益精終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三

五字頂行節

自跋草書答十二問

余自得版本閣帖篤嗜大令草乃悟吳郡不真而點
畫狼籍一語爲無上祕密及見華亭覆澄清堂帖載
右軍又頃水雨以復爲災彼何似兩行十一字嘆其
如蟲網絡壁勁而復虛真吳郡所謂同自然之妙有
非力運所能成因信高坐兩行素書入神高閑以下
只可懸之酒肆襄陽之言良非無見徧閱唐人傳書
成篇幅而不變山陰家法者唯屏風書及書譜然屏
風書遺筆處恒傷疾又形骸多有未檢書譜守法頗

嚴而苦彫疎無屏風書茂密之致遂俱置不習其勢
今秋薄遊武林求書者沓至行笈無可鈔錄者從友
人假得書譜各臨寫數行以應之以其文多蕪穉略
爲刪截返邗乃寫出刪本授子弟誦習反覆察其結
法空曠而完密氣力寔有過人擬之數過益能盡其
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規矩而弊于拘束彫疎爲甚
而東晉士人以下千餘言漸會佳境然消息多方以
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飛之樂至爲合作聞夫家
有南威以至篇末則窮變態合情調心手雙暢然手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十四

翠華軒

敏有餘心閑不足賞會旣極略近爛漫是故吳郡語
雖過分然使稍存謙抑不盡所明則樞機永祕希風
無從草法如綫藝林寔載其功矣蘊生曰先生擬書
譜豈欲操吳郡戈入室以伐之耶至兩答之文極言
學書工用六篇之闕頓還舊觀若寫出流布斯乃明
火燭蟬之盛業視擬書譜相千萬也余謝以非任而
友生誤聞其說以佳楮相餉遂試爲之以質蘊生道
光壬辰孟冬甲子

右軍作真如草大合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雅

有神解襄陽贊以真到內史而狀之曰莊若對越
俊如跳擲信爲知言然率更下筆則莊俊俱到右
軍下筆則莊俊俱忘此則欲從未由者已作草如
真有唐三家畧存其意長史八法完具而不能無
檢攝不及處醉僧藏鋒內轉瘦硬通神而岬墨挫
毫不無碎缺少師鋪豪入紙至能齊力而矜奇尙
徧踴踴涼涼未免已甚下此遂無可言者草法不
傳其真不傳也乎次年二月上丁展視是卷點畫
多不稱意驟雪如掌日眩指拳不復成字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五

國朝張軒館

後十二日校勘晉書見衛瓘傳云漢興而有草書
不知作者姓名後之善者稱杜度崔瑗崔寔杜氏
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少
疏張伯英因而轉精甚巧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
不暇草書至今寶爲草聖索靖傳云靖與衛瓘俱
以草書知名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始
知作草如真乃漢晉相承草法吳郡傳衣未遠非
由冥悟余前讀晉書於此章句視爲詞藻心鏡不
明目精遂眇是以釋子傳法名曰證盟法必心悟

非有可傳不得真證難堅信受余今日則不啻親承獅子吼也歡喜讚歎并記於後以告天下後世之同此志者

懷甯篆隸分已臻絕詣真書雖不入晉其平寔中變化要自不可及唯草書一道懷甯筆勢固如錫牆鐵壁而虛利遒麗非其所能尙留先席使後來者自擇所處

與吳熙載書

熙載足下承以裏筆不裏筆殊異之故爲問善哉善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六

韻筆與軒館

哉近人可與言此者希矣僕亦略涉藩籬數他家之寶耳雖然不可不爲足下盡言之二王眞行草具存用筆之變備矣然未嘗出裏筆也唯南庫本十三行收和顏三字有一二裏筆自係宋人摹鑄間以已意非其本然夫字始於畫畫必有起有止合衆畫以成字合衆字以成篇每畫旣自成體勢衆有體勢者合自然顧盼朝揖出其中迷離幻化出其中矣裏筆則專借他畫以作此畫之勢借他字以成此字之體健者爲短長排闥之雄弱者爲便辟側媚而已故二王

傳書雖中間閒畫皆起止完具刀斬斧齊如清廟之瑟朱弦疎越一唱三歎無急管繁弦以悅淫哇之耳而神人以和移風易俗莫與善也渤海憲章右軍抽鋒一線如猿騰鵲落而泯上下相承之迹永興祖述大令裾帶飄揚而束身矩步有冠劍不可犯之色是雖舒筋斂骨刻意求工然猶未出裏筆也河南始於履險之處裏鋒取致下至徐顏益事用逆用逆而筆駛則裏鋒側入姿韻生動又始間以肥瘦濃枯震耀心目後世能者多宗二家東坡尤爲上座坡老書多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七

五字坡軒論

爛漫時時斂鋒以凝散緩之氣裏筆之尙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慮其解散每以裏筆制勝然亦用之救敗耳及近人劉諸城乃專恃此又先以搭鋒養其機濃墨助其采然後裏筆以作其勢而以枯墨顯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濃纖相間順逆互用致飾取悅幾於齟齬墮髻矣晉字宋拓人間罕見但得一二裏筆方自詡爲盛業何能更知其寔爲下乘乎僕學裏筆廿年而後得繼求之古悟其用意傷淺力尅除之又十年乃見裏筆與用逆相近而寔懸殊也

用逆以換筆心篆分之祕密裏筆則如詞章家之倍
犯蟬連按歌家之啾發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雖
不能盡廢要不可恃爲當家也足下資性卓絕而自
力不倦目能悟入單微故以相授然不龜手藥雖出
江頭泝泝人執珪之賞是足下材力自致非聚族而
謀者所敢與其巧也有暇望過我面悉初暑已蒸濕
珍重千萬世臣頓首

藝舟雙楫

卷五

論書

六

國粹學刊館

藝舟雙楫卷六

涇縣包世臣慎伯甫著 受業吳璜編次

論書

記兩筆工語

王興源者歸安之善連鎮人估筆揚州興教寺甚困揚市羊毫無佳者嘉慶丙寅春興源介友人進其筆試之而善興源欲將去再修謂此筆固已無弊然見君指勢修筆勢以稱之當益工已而信然因問之曰尋常市筆差可用者不過什一二何耶興源曰此修

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一 翠琅玕館

工之優劣也能手所修雖千百管皆精良如一出俗工則必無幸焉吾善連女工習紮頭男工唯主修然俗手取值當能手才什一而能手出貨當俗工亦什一估筆者多嗜利用筆者少真知此市之所爲無佳筆而佳筆之所爲難售也能手之修筆也其所去皆毫之曲與扁者使圓正之毫獨出鋒到尖含墨以着紙故鋒皆勁直其力能順指以伏紙俗工意亦如是而目不精手不穩每至去圓正之毫而扁與曲者反在所留曲且扁之毫到尖則力不足以攝墨而着紙

輒臃腫拳曲遇弱紙卽被裹遇強紙卽被拒且何以發指勢以稱書意哉丙子秋在吳門又遇王永清永清吳之大郎橋人治筆於家不傳徒不設肆試其羊毫尤圓健示以興源所製永清曰此筆善矣然尖善而根不善着水則腰脹未足言佳筆也其修工淨已而劣毫之根未去遶鋒雖健被劣根間錯不能朋諧周比出力以到尖書道尙頓跌轉換而頓跌轉換時指取筆力常自尖達根根有病則尖必散是尖被根累也劣毫尖去根留則劣毫所占之地步猶存佳毫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二

國子監

出力時遇空有以自寬其勢易以偏縮則力不聚尖而直者反曲吾之治筆也先納筆頭于粗管修去其曲與扁之甚者膠尖俟乾透力倒梳其根令淨換管再紮又擇去其不甚直而圓者再膠再梳又恐曲與扁者雖淨或有員正而其材不長不能齊尖者廁其間上齊則下所藏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齊則腰發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發揮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擇而梳之然後固紮其根而黍以投於精管故終筆之用而無一禿毫尖盡禿而筆身仍靱好不僵也予先後

徧贊于嗜書者兩筆工之名遂甲吳越間既而思之
曰藝之精者必通乎道兩筆工其進乎技者耶興源
之爲說也其有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之意乎芟
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伸永清之藝近
之矣予故備記之庶幾黍園牧馬童柳州都料匠之
有繼聲也

記兩棒師語

予既記兩筆工語爲書因憶舊識曹竹齋之論拳滯
佩言之論鎗錄而傳之竹齋閩人也江淮間健者莫

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三

翠琅玕館

能當其一拳故稱曹一拳老而貧賣卜揚州市少年
以重幣請其術不可予怪之則曰此皆無賴子豈當
授藝以助虐哉拳棒者古先舞蹈之遺也君子習之
所以調血脈養壽命其粗乃以禦侮必彼侮而我禦
之若以之侮人則反爲人所禦而自敗矣無賴子以
血氣事侵凌其氣浮於上而立脚虛故因其奔赴之
勢略藉手焉而仆耳人之一身止兩拳拳之大纒數
寸焉足衛五尺之軀且以接四面乎唯養吾正氣使
周於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卽在其所近

之處以彼虛囂之氣與吾靜定之氣接則自無幸矣
故至精是術者其徵有二一則精神貫注而腹背皆
乾滑如腊肉一則氣體健舉而額顙皆肥澤如粉粢
是皆血脈流行應乎自然內充實而外和平犯而不
校者也佩言歎人以鎗法著聲稱潘五先生其言曰
鎗長九尺而桿圓四五寸然鎗入手則全身悉委于
桿故必以小腹貼桿使主連後手必盡鏗以虎口寔
撮之前手必直令盡勢以其掌根與後手虎口反正
縊絞而虛指使主導兩足亦左虛右實進退自在以
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四

吳翠環研館

趨勢使鎗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對而
五尺之身自託蔭於數寸之桿遮閉周匝敵仗無從
入犯矣其用有截有打其法曰二曰义二以取人义
以拒人此义則彼二此二則彼义义二循環兩鎗尖
交加繞指分寸間出入百合不得合相附桿一附則
有小者故曰千金難買一聲響手同則爭目目同則
爭氣氣之運也久暫稍殊而勝敗分焉故其術爲至
靜吾授徒百數而莫能傳吾術吾之術受于師者才
十之三十之七則授徒時被其非法相取之勢迫而

得之於無意者也是故名師易求佳徒難訪佳徒意在必得師以天下之大求之無不如意者至名師求徒雖遇高資妙質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勞苦以要之永久則百貢而百見卻矣竹齋以嘉慶庚午没于場年八十餘佩言自丁卯回歛後遂絕信間夫兵家貴後起故曰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又曰仁人之兵不可詐延則莫邪之長双嬰之者斷銳則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竹齋其知此意乎兵要在乎善附民委身于裨斯其術矣敬事無曠敵無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五

五

曠非有迫而後得者乎人之自淑也在得師既得師以自淑矣則必求其有傳而傳之者之不可必得也古人所爲嘆至卑則輕物輕物不求助苟不求助安能理者也善夫

右記兩棒師語言武事似于書道無涉不知使鎗棒者皆有指法力聚指則氣上浮故尤重步法予嘗自題執筆圖曰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氣先將兩足安悟入驚群行水勢方知五指力齊難蓋作書必期名指得勁然予煉名指勁數年而其力乃過

中指又數年乃使中指與名指力均以迄於今作書時少不留意則五指之力互有輕重而萬毫之力亦從之而有參差故兩棒師說武事乃深合書道故附錄於此使來者知觸類而長求有餘師也仲虞自離揚州歸旌德閱十數年今年首夏過其家仲虞出其說智果心成頌文謂此乃傳立書之法撥鋒止宜於坐書至長幅大字不得不立書者則其法著於心成頌而注家誤會於其言執筆安足者皆以字體畫形說之蓋立書長幅必不能用

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六

寫字與好筆

左手稱翼如之勢以平其氣是以右半腹必貼几右腹貼几則左半腹側離几左足舒而往後則氣不至偏右而上浮故言長舒左足潛虛半腹也右手斜伸如一角向前者則右肩必展故言迴展右肩峻拔一角也非仲虞之精心斲思不能及此此益可證兩棒師語之通於書矣憶予初識甯化伊墨卿秉綬太守於袁浦墨卿諸城之弟子也因從問諸城法太守曰吾師授法曰指不死則畫不活其法置管於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

使大指與食指作圓圈卽古龍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對食指者則形成鳳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傳也予曰玩諸城書勢其執筆似不如是太守曰嘗求吾師面作書此法斷不悞人後在客邸遇周姓乃諸城侍書者自十五供諸城研墨伸紙之役至廿七諸城乃薦之閩督予因問諸城執筆之法周曰諸城作書無論大小其使筆如舞滾龍左右盤辟管隨指轉轉之甚者管或墜地予因告以太守之語周曰諸城對客作書則用龍睛法自矜爲

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七

五筆張好館

運腕其寔非也及在都晤陳玉方侍御侍御尤爲諸城高第弟子言所受之法與太守同而侍御守其法不如太守之堅故其書較勝嘗聞橫雲山人每見其甥張得天之書輒呵斥得天請筆法山人曰苦學古人則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書之樓上三日見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盤卽出研墨者而鍵其門乃啟篋出繩繫於閣枋以架右肘乃作之得天出效爲之經月又呈書山人笑曰汝豈見吾作書耶古人於筆法無不自秘者然亦以祕之甚

故求者心摯而思銳一得其法則必有成後之得
吾書者慎毋以其不自秘而易視之也道光甲辰
八月廿六日倦翁記之

邵生礪文

生諱式穀字子良姓邵氏江蘇山陽人其家世爲武
吏而生獨業文性尤嗜書默而寡友唯與邑人周寅
善周生長於生四歲同學平原千佛寺碑二年周生
書名遂噪起一郡求者接踵生名雖稍減而郡人固
以能書推生矣嘉慶十一年生年十七周生年二十

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八

兩筆一城軒始節

一而荆溪周濟以進士任淮安教授始至二生以其
書謁教授弗善也二生意不能平遂請教授書紙尾
二生心旣不然教授書因請古人用筆結體相承之
要欲因其所得者以折之而教授曰書之道微矣其
略固有可言者大約用筆患直則務求其曲筆旣能
曲而用意又患淺則務求其直其始唯曲也故其力
洞達而筋骨始能成其直而終唯直也故其意醇厚
而淡發有以遂其曲此祕發於大合而備於永興是
後莫能窺也吾友包君慎伯得之以授余余旣受其

法自視曩昔書及視唐宋以來名人書迹俱弗能善也二生卽日備禮爲教授弟子數日二生書皆頓改其舊周生故貧甚以求書者多差自給不數月周生自謂略解書意而郡人遂絕無求者矣周生益困與生善更甚日日借過教授教授又曰用筆必氣平而勢側氣平故力厚而峭利內涵勢側故韻流而丰神外煥結字要外方面內員必先打疊中堅使其神聚然後縱放手足使其局疏分觀其畫則欹曲偃亘合

觀其字則團結駘宕而其要歸於執筆運指執筆須

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九

國學研究館

五指密攢皆着指尖若管當指節則毫偏而指法不能撥換矣指搦管緊則意滯而真力不至毫端矣肩與食指平臂與小指平臂曲如抱兒掌曲如握卵腕不動而指不停心不散而息不急則全身之力皆赴毫端而又出之自然故字畫員勁而氣勢雄遠細如絲髮血肉備具此慎伯之授余者也今悉以授二子矣十二年秋教授送考至江甯則日日稱邵生善又爲邵生乞余書余病未能作教授代之余以爲不減生一見曰此非包君作也檢字裏有置考具單曰此

真包君書矣卽袖歸裝池之置座右十三年春余至
清江生聞余至時已二鼓懷刺來余初見生書謂必
精悍及見生羸怯如不勝者生出書請業余觀其筆
勢雄厚雖受法於教受而精爽且欲過之因授以必
極筆力使鋒鋌四殺然後聚墨筆心以取真渾每于
去筆戒側力崇瀟質則盡之矣生拜受而去越三日
再至呈其書則諸弊去者大半余勗生曰余自幼拙
于書又無師承及廿六歲乃稍以已意求古人遺論
證之墨拓則有微契焉十年來徧窺江左諸家收藏
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十 吳琴張研館

真蹟始知用簡夫每作一波常三過折者蓋爲筆心
着紙則曲而副豪用力則肉勝而畫徧氣怯爲書家
大忌故一筆而以三筆成之使副豪但輔筆心以去
來搶衄不致着紙而成偏鋒故也今以墨裏住鋒力
大指直提腕心重壓則筆心着紙而不曲副毫斂入
筆心以一筆之用備三筆之功故曰簡也其法原於
石鼓而見於右軍且極寒大令吳興忽動諸帖永師
千文伯施廟堂以得此祕雄視千秋董華亭書性卓
絕而未能解此適急側媚少士君子之風以後轉相

仿效如邱山近姜宸英等僅知步趨張照頗有工力而結法尤俗王澐枯直無血王鐸僵燥無韻近人唯鄧石如劉墉姚鼐三家爲特出鄧氏篆分逼古真書適逸皆成家法草書亦強健行書頗染習氣劉氏用意傷巧勢雖適媚而邊幅殊窘其得力處乃華亭之十五六耳姚氏行草超脫而不空怯小正書亦適麗而方五六寸以外則筆勢蹇滯余識到古人而無工力敎授力行甚猛而嗜好已多未能純一生其勉之生唯唯謝不敏今年春余計偕北上過清江訪生則

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七

翠琅玕館

病痔甚六月出都而生已于首夏物故嗚呼傷已生之所就止此而天奪之後人其誰謂余不妄歎者乎其尊甫武人生書散失無復存者唯與周生往復論書十數紙尙足壽諸石使人想見其橫絕不可控馭之勢周生書性故非生比然亦敎授之亞也故備紀其始末以明生志而授周生周生如能書以表生壙者亦庶乎以道合而有始卒者也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安吳友人包世臣述于吳門舟次

此予未受法小仲之前所自得執運之法也在京

口見鄧懷甯其法略同益以自信及與小仲同居
斷斷者三四月試之善而後從詳在述書恐閱者
疑前後互異故復記此

張尙平傳

生諱秉衡字尙平姓張氏江蘇山陽之岔河鎮人岔
河古柘塘地居白馬泚光兩湖之西墾土廣而腴居
民築墟以捍湖漲則水耕火耨宜五種魚蝦螺蛤不
勝食又西卽安徽之盱眙天長皆穀土所產集岔河
又水宜染藍蘇常客民以白布來就染四至各百餘

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三

國萃琅玕館

里所取給遠孔道冠蓋莫至土人率業農其事化居
唯歛散穀麥少小就傳取識名姓方數能簿記而已
無習舉子業者尙平族人散四鄉無譜牒遷徙世次
不可紀曾祖始居岔河祖納帖主陸陳市家漸裕父
璐爲國子生襲舊業母朱氏伯兄秉玉有室生二女
而沒叔季弟並殤尙平幼學已略識文義國子卽命
罷讀入肆司出入昕夕無少暇然性嗜學書從市上
得襄陽吳興石本篝燈臨摹常分夜積十年岔河推
爲書伯時尚平始弱冠忽於其里義塾師李邃樓所

得余藝舟雙楫單行本讀之遂改習柳少師擘窠正書又十年點畫儕渾勁已道光已酉秋乃偕同里吳璜禮北及禮北客淮城楊步洲吟仙來袁浦執贄誦筆法乃專力張猛龍昕夕枕肱不寐餘引筆如界去筆如抽刀斷水潔淨而不空怯近又以草法至艱數百年皆苦偏軟繚繞力祛積弊唯起筆未能絕偏耳要以十年必可造籀紆中有方員鉤盤中有平直之域迺以咸豐二年六月十九日過禮北夜話三鼓歸而發痧爲庸醫誤下溫劑竟以廿二日卒於家尙平

藝舟雙楫

卷六

論書

三

翠琅玕節

初娶蕭氏繼郭氏郭稚於尙平八歲孕幾彌月患小病遣此閔凶而劇又誤於醫以七月八日產一男不育十一日郭亦奄忽嗚呼傷已尙平病革時執禮北手涕泣曰耽書吾性也自受法於安吳頗見古人用筆之祕要安吳曾以不朽相期今學業未成唯安吳可以不朽之禮北敬諾遂瞑得年三十有四歲禮北助歛莫事卽求袁浦致尙平永訣之語並云尙平有遺腹幸而男也調護拊育責無可諉余傷悼無已心目交瘁屬辭未畢而郭氏凶問又至溯自嘉慶丁卯

荆谿周濟保緒司鐸淮郡以所受筆法於余者爲淮
上人士開山得邵子良式穀周寅木齋雨生次年以
所業來質子良書性豪宕年初童少工力木齋差穩
洽而資非上駟未幾子良謝世余爲文悼以屬木齋
木齋以書雄淮郡核其所詣未足以語古也道光乙
巳鹽城孫汝樾二林見余黃灣寺題壁書而善之干
里負笈至白門從遊數月爲小正書近適麗圓足已
酉夏來袁浦居半載分真並精進及見尚平禮北書
嘆曰樾無他能唯書字稍傳師法可望爲吾淮冠今
藝舟雙楫卷六 論書

十四 兩字眼耳館

見張吳二子書樾瞠乎後矣禮北學書至銳然年淺
力未足充其志吟仙亦奮發爲會稽書氣勢寬裕遠
塵俗年更淺於禮北唯尚平學幾有成而不幸早夭
其遺書可觀采者禮北爲存鴻泥於貞石使後人信
余非以衰逝故爲曲筆者而二林吟仙讀此傳文各
及時自力禮北書性旣過人尤必志於有成以塞耄
夫之望而慰尚平於泉下焉

咸豐二年秋七月廿三日故人包世臣書

藝舟雙楫終

